

詞學小叢書之十——謝秋萍編

吳

藻

詞

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目 錄

一、吳藻女士的白話詞·····	一
二、花簾詞選·····	七
三、香南雪北詞選·····	七

吳藻女士的白話詞

一

詞的發展隨着南宋之亡而衰落了。元代曲子繼興，明代則有傳奇小說之盛，詞的生命已經是奄奄一息，微乎其微，完全不能與其他的文體爭衡了。可是，到了清代，詞體又突然發展起來。自從朱彝尊的極力倡導，造成了清詞壇裏面所謂『浙派』的局面。迨張惠言張琦兄弟起來，又造成所謂『常州派』的詞風。乾嘉前後，詞人輩出，錄而觀之，幾

可與兩宋爭盛。但這只是就詞發展的量一方面講，若估其價值，則異常的使我們失望！

原來清代文學的主潮，是向着復古的路上走，詞的發展也當然沒有離開這個圈套。雖有所謂『浙派』與『常州派』之分，却只有模擬對象之區別——前者模擬南宋，後者模擬北宋——都是在拾取宋人的唾餘，毫無時代的精神表現出來。那末，清詞雖多，亦奚以爲？我們只有對着這無數的清詞人歎息，惋惜他們枉費了天才和努力，却走入了歧路，不能造出一段值得珍貴的詞史出來。

話雖如此，却也未嘗沒有例外。我以為清代男詞人有納蘭性德，女詞人中有吳藻，真是兩朵稀罕的奇花，替清代蕪穢的詞壇放一些異彩！

關於納蘭性德，友人羅芳洲君校點的納蘭性德詞有一篇很長的序文，介紹評論他的作品。（此書本局出版）此外，我們也能常常在報章雜誌上讀到謳歌他的文章，這位薄命詞人可以說是不朽了。現在且讓我們來介紹這位不甚知名的第一流女詞家吳藻吧。

二

吳藻字蘋香，浙江仁和人。大約生于清仁宗嘉慶初年（一八〇〇年左右）幼居城東，其地水木明瑟，爲著名詞人厲鶚之舊居。魏謙升稱她：『幼而好學，長則肆力于詞。……嘗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名曰喬影。吳中好事者被之管絃，一時傳唱，遂徧大江南北，幾如有井水處必歌柳七詞矣。』（花簾詞序）于此可見作者在當代社會很負文名。她嫁與同縣的一位黃某爲妻。這位黃某大約不是一個文人，所以她的作集中並無唱酬之作。她也不會

提到她的丈夫，大約夫妻的感情總不頂好。

年青時候的作者，雖然得不到愛情的慰藉，却能夠拿藝術的生活來安慰她自己。作者的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她工詩，善琴，嫻音律；她的詞尤爲同時的士女所傾倒。我們看她的作集裏面，題詞很多，可想見許多士女都是仰慕她的文名風采而向她乞詞。她在當時的地位很不壞，所往來的都是名媛夫人。她和她的女伴常常是過的富有藝術趣味的生活，這在她作品裏面看得出來。其花簾詞喝火令小序云：

『四月十六夜，泛棹北山，月色正中，湖面若鎔。戲拈小石投水，波光相激，月纍纍如貫珠。時薄酒微醺，繁絃乍歇。浩歌一闋，四山皆應，不自知其身在塵世也。』

這種境界，令人遐想。作者大約是一個風流瀟灑，帶一點名士風度的女子。她和妓女也有往來。在她贈吳門青林校書的洞仙歌，竟寫出『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許。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買箇紅船載卿同去』的艷句。但在她的憶江南則又寫出一種豪放的氣概：

『江南憶，最憶綠陰濃：東閣引盃看寶劍，西園聯袂控花聰，兒女亦英雄！』

作者過她那種富有詩情的生活，一直到三十歲左右，那時她的花簾詞已經出版了。他的同里魏謙升替她作序說：

『女士生承平之代，擅清麗之才；無牽蘿補屋之悴，有坐花邀月之樂……雖其中不無歌離弔夢，遣病言愁之作，仍以和平溫厚出之，蓋所遇然也……余嘗因趙秋舲進士家親串往來，得見女士神情散朗，有林下風……』

魏氏是她的同鄉，當然很知道她的身世。不過這序文是道光九年做的，道光九年以前的吳藻，只有二十多歲，她這時期的生活確是處樂境。三十歲以後，她的境遇便漸漸的變壞了。張景祁序她的第二作集香雪廬詞，有『中更離憂，幽篁獨處』的話。她自己替香雪廬詞作序，更很明白的說：

『……十年來憂患餘生，人事有不可言者。引商刻羽，吟事遂廢。此後恐不更作。因檢叢殘剩稿，恕而存焉。即以居室之名名之。自今以往，掃除文字，潛心奉道。香山南，

雪山北，皈依淨土。幾生修得到梅花乎？」我們知道作者的香南雪北詞，（即香雪廬詞），是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印行的，那時作者至少四十多歲了。她的丈夫大概比她先死，其他的境遇也不順適，所以她竟獨自移家于僻靜的南湖去住（道光十七年），她才斷絕文字的因緣，她才拋却今生的希望，她才決心去皈依佛道，求來生的福慧。我們的作家，便從此靜默以終，不再在文藝上發揮她的天才了。

三

吳藻是浙人，而且歷居厲鶚之舊館，其詞應該很有『浙派』的風味。乃事實上她的詞完全與『浙派』的作風不合，沒有半點姜張的風味，反接近蘇辛一派。陳文述的序也說：

『……顧其豪宕，尤近蘇辛。寶釵桃葉，寫風雨之新聲；鐵板銅絃，發海天之高唱。不圖弱質，足步芳徽。……』

在花簾詞中我們很能找出些氣魄豪放的作品來，例如：

「生本青蓮界，自翻來幾重愁案，替誰交代？願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收拾起斷脂零黛，莫學蘭台悲秋語，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長劍，倚天外。……」（金縷曲）

「半壁江山，渾不是鶯花故業。歎回首蕭條野寺，淒涼落月。鄉國烽烟何處認？橋亭卜卦誰人識？記孤城隻手挽天河，心如鐵。纔賦罷，無家別。早殉此，餘生節。儘年年茶坂，杜鵑啼血。三尺焦桐遺古調，一抔黃土埋忠穴。想哀絃泉底瘦蛟蟠，苔花熱。」（滿江紅）

江紅，題謝疊山遺琴）

這種沉放有力的詞，許多男作家都寫不來，不料却出自女作家的作集中，這是很可珍貴的。

可是，我們之所以要說吳藻接近蘇辛一派，並不是重視『豪放』這一層。我們是覺得吳藻能夠用白話來寫真性情，這才是蘇辛派的特色。蘇辛的好處，是在能夠用活的話語來寫壯健的男子的真性情；吳藻的好處，是在能夠用活的話語來寫一個溫柔的女子的真性情。從她遺留下來的三百篇詞看來，大部分都是表示一個美的女性的作品；至于豪

放的詞，只是她一時的感慨而發，在她作集中不能算重要的部分。

我們試讀她的詞：

『燕子未隨春去，飛到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許！」』

『曉窗睡起簾初卷，入指寒如剪。一宵疎雨一宵風，無數海棠，瘦得可憐紅！分明人也因花病，幾度慵拈鏡。日高猶自不梳頭，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虞美人）

「不怕花枝惱，不怕花枝笑，只怪春風年年此日，又吹愁到。正下帷趺坐沒多時，早蜂喧蝶鬧。天也何曾老？月也何曾好？眼底眉頭，無情有恨，問誰知道？算生來並未負清才，豈聰明誤了？」（連理枝）

「閑庭宇，秋如許，還增幾個寒虫語。一聲聲，一更更，難道今宵說到明？聽！聽！聽！聽！」

「茶分乳，香銷炷，紅衾欲整從新住。且消停，再呼燈，凭眼籬邊，蛤粉牆陰，尋尋。」

（惜分釵，聞蛩）

『一樣黃昏深院宇，一樣有箋愁句，又一樣秋鎧和夢煮。昨夜也瀟瀟雨，今夜也瀟瀟雨。滴到天明還不住，只少種芭蕉樹。問幾個涼蛩階下語？窗外也聲聲絮，牆外也聲聲絮。』（酷相思）

這樣的絕妙好詞，必得是聰明多才的女孩子才寫得出來的。黃韻甫批評她的詞說：

『……初刻花簾詞，豪俊敏妙，兼而有之。續刻香南雪北詞，則以輕微婉約爲宗，亦久而愈醇也。嘗與研訂詞學，輒多慧解創論。

時下名流，往往不逮。其名噪大江南北，信不誣也。」

原來清代的詞，無論『浙派』與『常州派』，都是以模擬，雕琢，刻畫爲能事的。除了納蘭性德，我們只看見吳藻女士用這樣輕巧，活潑，流暢的白話，來抒寫自己美麗的心情。自然怪不得她要名噪大江南北了，自然怪不得她的『慧解創論』，時下名流亦『往往不逮』了。

在這裏，我們很欣慰的向現代讀者介紹這位八十年前名噪大江南北的女詞人！

花簾詞選

浪淘沙

蓮漏正迢迢，涼館鐙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眞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鐘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莫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

清平樂

一庭苦雨，送了秋歸去。只有詩情無著處，散入碧雲紅樹。黃昏月冷烟愁，湘簾不下銀鈎。今夜夢隨風度，忍寒飛上瓊樓。

滿江紅

門掩斜陽。滿院裏零花瘦草。疎簾卷紙窗風緊，玉
鑪烟裊。天末數聲征雁過，林邊幾點歸鴉噪。悄無
人落葉冷空堦，紅誰掃？題不盡，傷心稿；消不
盡，閒煩惱。算眼前愁境，又添詩料。翠影自憐雙
袖薄，病魂已約三秋老。待巡簷索笑問寒梅，春還
早？

行香子

長夜迢迢，落葉蕭蕭，紙窗兒不住風敲。茶溫烟
冷，爐暗香銷，正小庭空，雙扉掩，一鐙挑。愁也

難拋，夢也難招，擁寒衾睡也無聊，淒涼景況齊作
今宵：有漏聲沉，鈴聲苦，雁聲高。

滿江紅

謝疊山遺琴二首，琴名號鐘，爲新安吳素江明經家藏。

半壁江山，渾不是鶯花故業。歎回首蕭條野寺，淒涼落月。鄉國烽烟何處認？橋亭卜卦誰人識？記孤城隻手挽銀河，心如鐵。纔賦罷，無家別。早殉此，餘生節。儘年年茶坂，杜鵑啼血。三尺焦桐遺古調，一抔黃土埋忠穴。想哀絃泉底瘦蛟蟠，苔花

熱。

其二

怨羽秋宮，算歷劫沉埋燕代。慟今古電光石火，人亡琴在。南國穿雲誰挈去？西臺如意空敲壞。賸孤臣尚有未灰心，垂千載。冬青落，花無賴。枯桐活，天都快。試一彈再鼓，只增悲慨！淒烈似聞山寺泣，簫騷不減松風籟。歎伯牙辛苦舊時情，知音解。

調笑令

花徑花徑，添箇愁人孤影。夜深月冷風寒，何處高樓笛殘？殘笛，殘笛，吹破早梅消息。

一痕沙

莫把韶華細算，九十今猶未半。春縱不嫌多，奈愁何！只是日長無緒，添上水沈幾炷。窗外影移花，夕陽斜。

虞美人

曉窗睡起簾初卷，入指寒如翦。一宵疎雨一宵風，無數海棠，瘦得可憐紅。分明人也因花病，幾度慵拈鏡。日高猶自不梳頭，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

秋波媚

西風冷入藕花秋，占斷白蘋洲。淡妝無語，凌波微

步，幾許閒愁。夕陽過盡亭亭，影嬌睡熟，曾不
黃昏近也？月明何處，一片香浮。

訴衷情

紅衾香冷隔宵和，曉日澹簾波。睡起記他蝶板，一
一點鶯歌。晴未穩，雨新過，落花多。問春無
語，遣春不去，奈此春何！

祝英臺近

影

曲欄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
身墮。可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更添上影兒一

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
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原難避，時尙易索，掩
卻繡幃推臥。

賣花聲

深院晚妝慵，鬢彈鬟鬆。忍寒和月下簾櫳。掩卻碧
紗屏小小，不許燈紅。好夢忒惺忪，去也匆匆。
池塘春影又成空。一片吟魂無著處，隨住東風。

風中柳

遊絲

何處遊絲，吹到沒人庭院。忒纏綿和愁牽絆。祝風

休驟，倩柳條私結，算今番春留一線。無賴鶯梭，偏又將伊織斷，剩星星飄零不見。怎如蛛網尙憐香心慣，把牆角落紅低罨。

如夢令

燕子

燕子未隨春去，飛到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許』！

酷相思

寂寂重門深院鎖，正睡起，愁無那。覺鬢影微鬆釵半亸，清曉也慵梳裏，黃昏也慵梳裏。竹簾紗幮

誰耐臥，苦病境，牢擔荷。怎廿載光陰如夢過，當初也傷心我，而今也傷心我。

蘇幕遮

聽笛香姊彈瑟

曲初終，人未杳，指下泠泠，一片悲風繞。酒醒西窗殘月到，二十五絃，彈得天應曉。碧空寒，湘水渺，千古傷心，只剩遺音好。江上數峯青不了，木落烟波，誰把雲和抱？

喝火令

竹簟涼如洗，蕉屏夢未招。欲眠又起整冰綃。且向

碧紗窗下，悄地檢香燒。愁怕和天說，詩多帶病敲。今宵依舊似前宵。一樣鐙紅，一樣漏迢迢，一樣酒醒時節，斜月上花梢。

陌上花

重門閉也，天涯何處？一枝橫笛，只隔紅牆，吹得柳絲無力。棲鴉不管銷魂況，猶帶夕陽顏色。又慙慙睡起，爐香燒罷，玉堦閒立。悵年來病裏嫌寒怯暖，負了許多佳日。轉眼重陽，尙恐雨晴難必。流光容易拋人去，誰見柱移瑤瑟。便尋思，二十五條絃上，已過三七。

三字令

秋色裏，畫屏空，晚來風，楊柳瘦，海棠紅。月移簾，簾鎖月，兩朦朧。人未散，曲先終。聽歸鴻，銀甲冷，玉絃鬆。坐無聊，眠也罷，莫惺忪。

乳燕飛

愁

不信愁來早，自生成如形共影，依依相繞。一點靈根隨處有，閱盡古今誰埽？問散作，幾般懷抱？豪士悲歌兒女淚，更文園善病河陽老。感斯意，卽同調。助愁尙有閒中料，滿天涯，曉風殘月，夕陽

芳草。我亦人間淪落者，此味儘教嘗到。況早晚，又添多少。眼底眉頭擔不住，向紗窗握管還吟嘯。打一幅，寫愁橐。

虞美人

黃昏月黑秋聲鬧，隔箇窗兒小。聽風聽雨未分明，只是瀟瀟颯颯滿空庭。寒釭剔燼吟懷倦，長夜應過半。池塘春草總模糊，轉覺今宵有夢不如無。

菩薩蠻

夕陽庭角歸鴉噪，銀屏翠幙生寒峭。暝色上花枝，曲終人去時。黃昏深院鎖，只是薰香坐。一夜雨

和風，小窗燈不紅。

江城梅花引

昨宵疎雨滴空齋，怕春來，竟春來。眞箇春來，百事費安排。整了薄妝眉未掃，鎮無語，悄鈎簾，步碧苔。碧苔碧苔上闌階，停繡鞋，倚玉臺。數也數也，數不盡，花落花開。只問柳梢青眼爲誰擡？紫燕黃鸝都不語，還待要，背東風，各自猜。

菩薩蠻

梨雲漠漠圍春院，藥爐茗椀溫存慣。風雨又黃昏，有人深閉門。落花流水去，忽憶年時句。鏡鑪不

禁挑，玉釵何忍敲？

連理枝

不怕花枝惱，不怕花枝笑，只怪春風，年年此日，
又吹愁到。下帷趺坐沒多時，早蜂喧蝶鬧。天也
何曾老？月也何曾好？眼底眉頭，無情有恨，問誰
知道？算生來，並未負清才，豈聰明誤了？

十六字令

燈

青，花落花開半壁燈。江湖夢，和雨不分明。

菩薩蠻

小屏古畫層層列，小山窠石重重疊。一翦牡丹芽，
幾叢蝴蝶花。袖羅香不已，人在東風裏。妨了繡
工夫，綠窗調奴。

摸魚兒

不多時，韶光漸老，輕陰依舊如墨。條條楊柳星星
絮，已有二分春色。晴未必，又小雨，簾纖作弄紗
窗濕。燕來定識，記青粉牆邊，紅泥亭畔，一桁畫
簾隔。江南路，知否杏花消息。明朝已是寒食，
平頭鞋子雙鸞穩，還怕踏青無力。愁不得。但當面
逢人背面秋千立。尋尋覓覓，却埋怨東風，等閒

多事，吹皺半池碧。

河傳

春睡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雨凍，一定留香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

洞仙歌

奉題梁溪顧羽素夫人綠梅影樓填詞圖

陰陰薄冥，悄黃昏時候，幾樹梅開暗香逗。又疎簾半卷，和月和烟，分不出，花影風篩翠袖。小窗

燈火裏，擁髻微吟。想見伊人正呵手，清極不知寒。坐到宵深，有青入，兩眉痕瘦。看一角樓臺似羅浮。算除却詞仙，更誰消受？

蘭陵王

怕春去，把酒和春對語。天涯路，花落水流，究竟韶華靠誰住？垂楊萬萬縷，何處深藏杜宇。春歸也，無力挽留，一任東君自爲主。愁懷黯如養，已數遍殘紅，搓盡飛絮。幾回還待開簾覷，正滿地芳草，半痕斜照，飛來蝴蝶尙栩栩。諒知我吟緒？頻著斷腸句，歎過客光陰，真箇無據。闌干拍損空

延佇，只數點香暈，兩行烟樹。黃昏剛到，又禁着，一陣雨。

惜分釵

聞蛩

閒庭宇，秋如許，還添幾箇寒蟲語。一聲聲，一更更，難道今宵，說到天明？聽聽！茶分乳，香銷炷，紅衾欲整從新住。且消停，再呼鐙，麝眼籬邊，蛤粉牆陰，尋尋。

十六字令

寒，人立西風翠袖單。斜陽暮，花影上闌干。

金縷曲

生本青蓮界，自翻來幾重愁案，替誰交代？願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收拾起斷脂零黛，莫學蘭臺愁秋語，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長劍，倚天外。人間不少鶯花海，儘饒他旗亭畫壁，雙鬟低拜。酒散歌闌仍撒手，萬事總歸無奈。問昔日劫灰安在？識得無無真道理，便神仙也被虛空礙。塵世事，復何怪！

酷相思

炙了銀燈剛一會，獨自把，紗屏背。怎幾個黃昏偏

不寐，心上也愁難諱，眉上也愁難諱。薄紙窗兒
寒似水，一陣陣，風敲碎。已坐到纖纖殘月墜，有
夢也應該睡，無夢也應該睡。

點絳脣

倚竹拈花，生寒翠袖無人問。一天風緊，鴈字來成
陣。畫角城樓，入早催霜信。憑闌認，亂山隱
隱，祇與斜陽近。

卜算子

時節未清明，小雨剛剛歇。獨倚銀屏避曉寒，只把
羅衣熨。一陣海棠風，幾點梅花雪。打疊春愁不

下簾，待燕歸來說。

風流子

闌干十二曲，重回首，爭忍酌金卮。悵昨夜雨疎，
今朝風驟，落花流水，飛絮平池。餞春會，離歌三
兩闌，添譜懊儂詞。芳草有情，綠應如此；夕陽無
主，紅不多時。韶華歸何處？垂楊繫不定，裊裊
烟絲。一霎人間天上，香冷雲癡。近黃昏院落，湘
簾半卷，玉堦小立，數遍胭脂。腸斷數聲啼鳥，都
在空枝。

摸魚子

同人重建和靖先生祠於孤山，許玉年明府爲補梅餽

鶴填詞記事，屬和原韻。

綠裙腰，年年芳草，春風老却和靖。段家橋畔西冷
路，寂莫古梅香冷。空自看，便薦菊，泉甘那許吳
儂認。舊遊放艇，記圖畫中間，玻璃深處，曾弔夕
陽影。先生去，抱月餐霞無定。幾時鶴夢能醒。
重來風景全非昔，一角樓臺新證。欄欲憑，覺樹
底，霜禽小語留清聽。行吟翠嶺，把謝句閒攏，巴
猷試和，對面碧山應。

千秋歲

斷無人處，綠遍深深樹。燕子靜，鶯兒語，落花春色老，流水年華去。聽不得，打窗幾陣黃梅雨。病起閒凝佇，滿院癡雲聚。簾放押，香銷炷，莫吹江上笛，已盡天涯絮。薰風起，柳絲又作愁千縷。

憶秦娥

鸚哥語，昨宵有陣催花雨。催花雨，碧紗窗下，曉寒如許。侍兒幾度鉤簾覷，玉梅開在深深樹。深深樹，踈香小豔，是春來處。

唐多令

春水一江流，春山面面愁。鎖春光百尺高樓。樓上

美人眠未起，噙小玉，上簾鉤。碧蘸滿睂秋，紅添兩頰羞。忒惺忒好夢難留。怪底雙鬟籠不住，知溜却，鳳釵頭。

邁陂塘

題王竹嶼通守夕陽花影圖

忒惺忒，一場花夢，和春驀地來去。斜陽本是銷魂物，紅到曲闌芳樹。留不住，覺過眼韶華空色都無據。惱人情緒，只幅幅生綃，亭亭倩影，添寫斷腸句。天涯路，惆悵綠陰如許。不知香冢何處？朝雲誦偈坡仙老，一種傷心誰與？頻聽取，有幾箇黃

昏？幾陣垂簾雨？離愁萬縷！更錦瑟重調，玉環再見，已作隔生侶。

轉應詞

月夜憶藍香姊

人去人去，影也留他不住。晚來風捲簾旌，又見花前月明。明月明月，何苦陰晴圓缺！

洞仙歌

贈吳門青林校書

珊瑚瑣骨，似碧城仙侶。一笑相逢澹忘語。鎮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裏，相見箇儂幽緒。蘭

缸低照影，賭酒評詩，便唱江南斷腸句。一樣掃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許。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買箇紅船載卿同去。

高陽臺

芳草粘天，落花糝地，嘯鷗枝上頻催。把酒臨風，問春，春幾時回？茶蘼不管東皇去，一絲絲、翠罨春圍。好徘徊，六曲屏開，半幅簾垂。踏青已負年時約，任柳綿如雪，飛滿紅闌。綠意恹恹，夢中蝴蝶忘歸。打窗一樣慙慙雨，不多時、聽到黃梅。嬾寒幃，銀甲長拋，玉笛休吹！

連理枝

立夏

新樣蟬紗試，拂面微風至。簌簌殘紅，濛濛落絮，
惱人情思。鎮妝成重插玉搔頭，戴櫻桃梅子。宿
釀梨花漬。蠶豆香盈指。撲蝶期過，餞春會了，繡
窗無事。好韶華一晌便催歸，怨啼鵲不是！

十六字令

纔，人報花梢月上來。停琴坐，秋影落空階。

醉太平

疎簾一層，疎燈一星，夜涼飛入流螢，照琴書亂。

橫。寒蟬暫停，寒蛩又鳴，一聲聲和秋聲，怕愁人不聽。

疎簾淡月

黃昏人醉，又幾陣西風，紙窗敲碎。昨日今宵，一樣薄寒如水。釵欹鬢驪紗屏背，不成眠，夢來無謂。瓶花香細，筆花豔冷，釭花紅萎。算何必，蓮臺懺悔，悔愁根未翦，休言聰慧。幅幅雲箋，灑滿數行清淚。羅襟長把秋蘭佩。一聲聲歌斷山鬼，況禁病裏。年光去也，只添憔悴。

清平樂

彎彎月子，照入紅閨裏。病骨珊珊扶不起，只把碧窗深閉。幾家銀燭金荷，幾人檀板笙歌。一樣黃昏院落，傷心不似儂多。

江城梅花引

夕陽西下水東流，怕經秋，又經秋。目送飛鴻，陣陣過南樓。猛覺尖風寒翠袖，埋怨到，挂簾櫳，玉一鉤。一鉤一鉤月當頭，酒半甌，香半篝。唱也唱也唱不了，一曲涼州。笑問嫦娥靈藥幾時偷？圓缺陰晴天不管，誰管得古今來萬斛愁！

買陂塘

初冬湖上

放輕舟，短長堤畔。玉聰金勒誰跨？水痕已減三篙綠，幅幅柔藍不瀉。秋去也，祇睡裏，烟鬢山色仍如畫。段家橋下，看楓葉霜乾，蘆花雪冷，衰柳不堪把。湖光好，何必深春淺夏，四時風景都雅。飛飛鷗鷺疎疎影，難認荷灣菱汊。歸未捨。但紅了斜陽，是處鍾初打。碧琉璃瓦。看古寺僧還，佛樓梵起，樓外暮雲亞。

蘭陵王

繡窗閉，窗外紅簾垂地。黃昏後，一點鐙疎，曲几

深屏不會倚。添衣喚侍婢，半臂綿溫香膩。淡粧就，月轉花陰，炙罷銀簧試雙髻。幽意碎難理，漸翠袖慵擡，鉛淚如洗。斷腸詩草蘭珊味，早猛上心頭，又來眉際。檀痕暗掐玉纖記，譜入鳳笙細。堵砌亂蛩起，正如慕似泣，欲斷還繼。秋宵漫把閒愁比，悵寒蟬瘦盡。霜雁回未？芙蓉零落，弔艷影，歲暮矣。

如夢令

玉笛數聲何處，吹盡落梅飛絮。樓外有紅牆，不把夕陽圍住。春去，春去，愁殺好花一樹。

菩薩蠻

一年難得韶華住，墻圍青粉風團絮。飛絮撲簾香，
柳絲多少長。闌干紅幾摺，軟靠羅衣碧。不見夕
陽還，畫屏山外山。

卜算子

愁不共春歸，界入雙娥裏。門外飛花幾尺深，箇是
埋愁地。立近碧闌干，淚濕羅衫子。芳草何曾解
斷腸，人自傷心耳。

南鄉子

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朵紅。怪得黃昏寒又力，

濛濛，人在疎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櫺，倦倚薰篝
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釵頭綴玉
蟲。

浣溪沙

掩卻屏山十二重，不知明月到簾櫳，一窗燈火碧紗
紅。書爲心忪開卷少，琴緣腕弱上弦鬆，夜寒爭
忍減香筒。

青玉案

沈采石夫人爲余繪琴邨烟雨簾子，兼以寫生尺牘見
惠，填此報謝。

畫圖別樣開生面，愉快似，并州翦。如此江村能幾見？美人何處，青山不老，一片烟波遠。折枝花倚東風軟，更活色，生香滿。何日翠樽湖上款？故鄉山水，勞君點筆，寫入鵝溪絹。

清平樂

汪小暉世嫂屬題紅梨白燕寫便面

夢回清絕，小院溶溶月。香又不寒雲又熱，釀作滿庭紅雪。參差玉翦東西，幾時換却烏衣。不是花留艷影，瓊樓誰見雙飛。

浪淘沙

吳門返棹，雲裳妹欲送不果，寄此留別。

雙槳打橫塘，何限江鄉。綠波爭似別愁長。最憶前
宵曾翦燭，同話西窗。無計共離觴，踠地垂楊。
數聲風笛斷人腸。從此天涯明月夜，各自淒涼。

虞美人

病

散花小劫誰能避，只把紗屏閉。病懷底事太纏綿，
窗外藥爐風裊幾絲烟。新涼羅幙寒如水，日日和
衣睡。一般聽雨一般秋，不信今年人比去年愁。

蝶戀花

舊句新吟窗下比，一種淒涼，兩樣愁滋味。往日傷心誰得已，而今怕又從頭起。攪鬢剛窺明鏡裏，青入長眉，那有悲愁意。一笑拋書簾自啓，攜琴去，向花前理。

水調歌頭

撲螢

手弄白團扇，階下撲流螢。碧天今夜如水，三兩點秋星。卻繞井闌尋去，又被惺忪花影，遮得不分明。小步鳳鞋困，籠袖倚山屏。月籬外，烟砌畔，猛相迎。回身欲覓，無賴飛上玉釵停。門掩一層簾

子，簾護一重窗子，偏解入疎櫺。應是會儂意，來作讀書燈。

釣船笛

題吳香輪夫人梅雀卷子

何處覓幽香，展卷幽香盈幅。記得紅羅亭外，有人吹橫竹。飛飛寒雀啁疎枝，爭向畫檐撲。留取月明花底，看翠禽同宿。

乳燕飛

讀紅樓夢

欲補天何用，儘銷魂紅樓深處。翠園香擁，駭女癡

兒愁不醒，日日苦將情種。問誰箇，是真情種？頑石有靈仙有恨，只蠶絲燭淚三生共。勾卻了，太虛夢。喁喁話向蒼苔空，似依依，玉釵頭上，桐花小鳳。黃土茜紗成語讖，消得美人心痛。何處弔，埋香故冢？花落花開人不見，哭春風，有淚和花慟。花不語，淚如湧！

邁陂塘

一年年，花開花謝，春來還又春去。無人會得東皇意，錯怨枝頭杜宇。春縱住，問簌簌殘紅可有安排處？春應笑語：說碧桃花開，黑罡風起，也合作香

雨。銷魂路，楊柳千絲萬縷，絲絲難綰飛絮。天涯何必多芳草，門巷綠茵如許。誰復主？君不見月樓花院留春寓。茫無意緒！但流水聲中，夕陽影裏，添了送春句。

鵲橋仙

沈湘佩女士屬題紅白梅花卷子，圖亦女士所作。

斷橋流水，小窗橫幅，一樣黃昏時候。和烟和月寫生難，定寒了玉人翠袖。紅羅曲罷，縞衣夢醒，枝上霜禽覷透。隨他羌笛再三吹，吹不到十分清。

瘦。

虞美人

孟夏僧兄姊儼居裏湖趙氏莊，作十日遊。莊有樓，面孤山，名鏡水樓。

裏湖湖水清如鏡，倒浸樓臺影。樓前楊柳兩三株，恰與咸平處士對門居。藕花多在西泠路，細把荷錢數。孤山應不笑儂癡，日日紅船催去采蓴絲。

清平樂

薄暮自南山歸西泠

湖烟湖水，一櫂玻璃碎。落日四山橫晚翠，西子妝

殘欲睡。歸來雲樹冥冥，模糊難認西泠。忽聽上方鐘響，舟人猶指南屏。

點絳脣

彩筆蠻箋，悲秋人續驚春句。斷難留住，逝水年華去。怕不傷心，無可傷心處。闌珊緒，聽風聽雨，多在芭蕉樹。

憶江南

寄懷雲裳妹八首

江南憶，最憶識君時。潭水桃花紅萬點，蘇臺楊柳綠千絲，相見尙嫌遲。

江南憶 最憶綺筵開：阿母瑤池飛玉盞，女兒絳帳列金釵，誰是謫仙才？

江南憶，最憶好才華：春曉嫩寒香雪海，小窗橫幅折枝花，詩畫本名家。

江南憶，最憶夜聯牀：讀曲簾櫳花氣暖，吹簫庭榭月華涼，殘燭翦西窗。

江南憶，最憶綠陰濃：東閣引盃看寶劍，西園聯袂控花驄，兒女亦英雄。

江南憶，最憶錢春筵：三月渡頭花似霧，一盃婪尾酒如泉，小別也留連。

江南憶，最憶碧城招：咏絮君應稱謝女，買絲儂欲
綉班昭，墨會記靈霄。

江南憶，最憶試歸帆：錦字香初盈素袖，酒痕紅未
減輕衫，能不憶江南！

浣溪沙

一卷離騷一卷經，十年心事十年燈，芭蕉葉上幾
秋聲！欲哭不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
猶是說聰明。

鬢雲鬆令

漏沈沈，香裊裊，燭影移花，簾幙風來小。試拍紅

牙歌水調，尺半霜筠，吹得霜天老。醉顏酡，開口笑，絲竹中年，已覺輸年少。此境等閑看過了，往後追思，又說而今好。

賣花聲

花落又花開，秋去春來。昔年天氣舊池臺。一樣夕陽芳草句，兩樣吟懷。燕子莫相猜，庭院荒苔。筆牀茶竈欠安排。拋擲流光人不覺，減了清才。

柳梢青

花朝夜

簾卷香銷，輕寒側側，良夜迢迢。春到春分，月圓

月半 花發花朝。年年此夕春饒，花月下，金樽
酒澆。邀月長空，祝花生日，且盡今宵。

蝶戀花

愁散如雲天不管，分付眉山，兩點休輕展。一寸蕉
心重疊卷，任吹多少東風軟。手把羅衣窗下換，
花影篩來，葉葉枝枝滿。小鴨薰香香自暖，日長春
盡閒庭院。

鵲橋仙

湖上聞子規

春深夏淺，綠肥紅瘦，枝上微聞杜宇。曉晴我正

看山來，翻勸我不如歸去。一湖蘸碧，兩峯撲翠，忽憶年時小住。每逢四月踏青遊，也難怪啼鵲聲絮。

洞仙歌

舊時月色，照舊時窗戶，嬾覓窗前舊笙譜。任春長春短，花落花開。從未見，去去流光重度。無端新夢覺，記得分明，夢裏華年竟如故：一樣好涼秋，一樣傷心，又一樣，雲和不鼓。何必要還丹駐紅顏，但蝴蝶飛飛，總忘遲暮。

祝英臺近

題魏雨人明經花叢漁唱詞

水西樓，城北路，漁唱起烟浦。樓外青山，山外夕陽補。樓前幾扇疎篷，一枝橫竹，又翻出蕢洲新譜。月華吐，此境絕少人知，除非問鷗鷺。鬲指聲清，圓沙夢難作。分明鏤雪團香，搓酥滴粉，便貰酒旗亭應賭。

浪淘沙

久不得吳中信，月夜有懷

簾外一重窗，窗外迴廊。斷無人處斷人腸。閒殺玉階明月夜，分外淒涼。舊夢冷池塘，秋草都黃。

芙蓉庭院又經霜。潮落潮生芳信阻，永遠山長。

柳梢青

題無人院落圖

不索燒茶、一重簾卷，幾摺閑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紗窗，望翠袖，非耶是耶？鸚鵡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

洞僊歌

題趙秋舫香銷酒醒詞集

花窗細讀，十年前名句，一瓣香曾爲君炷。甚空空妙手，繡出鴛鴦？誰信道，肯把金鍼度與。才華

清似水，脫口輕圓，北宋南唐最佳處。酒醒又今宵，拍遍紅芽，儘高唱大江東去。笑一顆驪珠幾人探，但白石梅溪，紛紛儂汝。

虞美人

一盃婪尾香邊酒，花事無何有。今年忘了送春詞，春短春長難道沒人知。夕陽依舊銷魂色，紅對池塘碧。綠陰移上小闌干，不是傷心不會卷簾看。

江城梅花引

題西湖采蘋圖

西湖湖水碧羅羅，采蓮歌，采菱歌，采到蓴絲，記

得泛烟波。說著鷄頭儂未省，只認取，有田田葉許多。許多許多似圓荷，翠幾科，香一渦。采也采也采不盡，斜日紅殘，兩兩瓜皮艇子往來過。論斗明珠堪細剝，誰信道，是銷金一寸鍋。

香南雪北詞選

酷相思

一樣黃昏深院宇，一樣有箋愁句，又一樣秋鏡和夢
養。昨夜也瀟瀟雨，今夜也瀟瀟雨。滴到天明還
不住，只少種芭蕉樹。問幾個涼蛩階下語？窗外也
聲聲絮，牆外也聲聲絮。

浪淘沙

垂柳綠毵毵，雨洗煙含。滿天飛絮落花攪。記得畫
船曾載酒，簫鼓江南。睡折碧雲簪，怯試單衫。

一春辛苦似紅蠶。三起三眠三月病，病過重三。

蘇幕遮

曲欄干，深院宇，依舊春來，依舊春來去。一片殘紅無著處。綠遍天涯，綠遍天涯樹。柳花飛，萍葉聚，梅子黃時，梅子黃時雨。小令翻香詞太絮，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句。

戀繡衾

題畫扇寫悶尋鸚鵡說無聊詩意

東風楊柳花外拖，好池台，斜陽未綰。悄不見，驚鴻聲，是誰來，調弄翠哥？玉籠小啄雙紅豆，問

相思，心內幾多？隴山遠，蓬山隔，說無聊，都喚奈何！

西江月

周氏秋水堂圖

一樣涼秋風景，百年喬木人家，圖書東晉客南華，盡日西窗高掛。多了柳塘竹屋，少些荷葉菱花，白鷗三兩起圓沙，聽慣水天閑話。

戀繡衾

小滿後十日重遊皋亭，花海綠天，時光又換。復拈前調，同趙丈篠珊暨秋舫作。

半山山下水半塘，綠陰陰，梅子正黃。記前度，桃花舫，更無人，重到翠鄉。單衫小扇，莓苔坐，恰清和，天氣正涼。莫頻唱，江南句，一聲聲，空自斷腸！

虞美人

已涼天氣黃昏後，愁味濃于酒。綠莎蛩酒未分明，第一秋聲先訴與儂聽。房櫳寂寂燒銀燭，淺醉歛紅玉。桂花香裏露華多，不卷珠簾無那月明何！

行香子

樓外殘霞，柳外棲鴉，透西風落葉窗紗。都將秋

思，吹在農家：算幾宵蛩，幾分月，幾叢花。冷了紅牙，住了銅琶，一年年減盡才華。翠尊銀燭，淺醉消他：縱夢無多，愁有數，病添些。

浪淘沙

冬日法華山歸途有感

一路看山歸，路轉山迴，薄陰閣雨黯斜暉，白了蘆花三兩處，獵獵風吹。千古冢纍纍，何限殘碑。幾人埋骨幾人悲？雪點紅爐爐又冷，歷劫成灰。

清平樂

花朝後一日寓居湖上富春山館，小迷烟樓，如隔塵

世，倚聲寄興，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湖邊小住，不著閑鷗侶。開落玉梅花一樹，伴我冷吟幽句。今宵未泛煙波，月輪明日如何？過了圓期三五，只愁瘦卻嫦娥。

南鄉子

暝雲林不至，書來述病狀，賦此代柬。

門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舊雨不來同聽雨，黃昏剪燭西窗少箇人。小病自溫存，薄暮飛將一朵雲。若問湖山消領未，琴樽不上蘭舟只待君。

浣溪沙

一榻茶煙晝掩關，杏花消息燕鶯瞞，未忺梳掠暈雲
鬟。翠袖自拈湘玉管，紅氍還坐滿金船，幾時月
子唱彎彎。

蜨戀花

快剪刀風又急，不卷珠簾，重把羅衫疊。湖上樓
台春水拍，杏花何處人吹笛。萬樹垂楊和雨織，
第一橋連第六橋頭碧。有約踏青無限好，明朝況是
逢寒食。

南鄉子

小立曲廊腰，月地橫枝影淡描。除却庭前香雪海，

今宵花外何人倚玉簫？往事夢迢迢，酒盞詩筒盡
日拋。屈指三分春未半，明朝湖上何人倚畫橈？